

人间小品六种

何乃宽编

梦与醒

· 时间与梦幻 · 昨日的星光
· 明天的太阳 · 哲理的追寻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人间小品六种 ·

梦 与 醒

何乃宽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粤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梁建生

封面设计：苏家杰

沙 军

梦 与 醒

何乃宽 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江门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7 印张 4 插页 15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 7-218-00923-9/I·96

定价：3.90 元

内 容 简 介

人们都喜欢做梦，喜欢幻想。为了一个梦境，甚至可以探索、追求、奋斗终生。在漫漫过程中，有幻灭，有觉醒，由是充实和丰富了人生。

本书选取的中外名家小品分为四辑。其中，既有过往的回忆，也有未来的憧憬；既有不同的生命个体的阅历和感悟，也有对人生这个大题目所作的富于哲理的探讨。

编前小语

男人和女人构成的世界，叫作人间。

我们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生老病苦，喜怒哀乐，都在这个天地大戏台中进行。然而，由于演员不同，角色各异，这戏剧的情节也便千变万化，色彩纷呈。譬如说到男欢女爱，有单纯热烈者，如汉乐府《上邪》说的“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有缠绵深致者，如黄仲则诗“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说到离别，江淹道“黯然魂销者，惟别而已矣”，柳永道“多情自古伤离别”，直是一回事；但后人竟云“壮别天涯未许愁”，分明别是一番境界。所以伤别，其实是伤于时空的距离，所以李商隐有云：“红楼隔雨相望冷，银箔飘灯独自归”，“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但秦观《鹊桥仙》则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已经颇有点东方柏拉图式的意味了。对于人生，据说文艺家特别敏感而且善于言说，我们何妨听一下他们的道白？

其中，小品文作家是特别长于描绘人间的日常情景，叙说处世的得失经验，善于体察和透达人生哲理的精微。他们随事记录，随意而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作风平易近

人。林语堂这样说到小品文的妙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有感于此，特编“人间小品六种”，献于读者之前。这是一套小型丛书，内含《男与女》、《父与子》、《爱与仇》、《梦与醒》、《苦与乐》、《生与死》。书虽六种，却囊括了人世间的方方面面，雅士劳人，痴男怨女，复仇格斗，说爱谈情，悲欢离合，生生死死，……其中分门别类，各有范围，便于即兴阅读，或作深入研讨。

六种小品均从中外名家名作中精选而成。外国作家中多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则偏重现代作家，兼收台湾作家，以及海外华人作家。编者意欲使之具有一定的经典性、文学性和哲理性，既是一套文学创作的范本，又是一套人类文化学的普及教科书。

实际上如何呢？读者是最严明的法官。至此，编者可以缄默了。

编者

目 录

第一辑 时间与梦幻

王统照

寻求梦的寻求者..... 1

巴 金

灯..... 4

方 殷

梦..... 7

陆 蠡

光阴..... 9

伍佩子

梦游帖..... 14

新 以

窗..... 18

(台湾) 许达然

星..... 23

(台湾) 愚 庵

菩提与蝴蝶..... 26

(台湾) 简 媃

美丽的茧..... 29

(台湾) 罗 兰

为了这春天..... 33

谈寄托..... 36

〔匈牙利〕 弗兰兹	
幻想的魅力	38
〔英〕 史蒂文森	
厄尔杜拉多	40
〔英〕 普里斯特利	
梦	44
幻灭	47
〔芬兰〕 别卡宁	
遥远的岛	52

第二辑 昨日的星光

瞿秋白	
“儿时”	59
侯北子	
海	61
王平陵	
月下渡江	65
公 刘	
汲水的女郎	68
海 岑	
倦旅	70
辛 代	
凭吊	74
黄秋耘	
浮沉	78
〔阿根廷〕 博尔赫斯	

梦虎	81
(台湾) 席慕蓉	
黄梁梦里	82
(台湾) 陈芳明	
飞幡	89

第三辑 明天的太阳

鲁迅	
希望	91
好的故事	93
林语堂	
言志篇	95
徐志摩	
想飞	100
冰 心	
说梦	105
(台湾) 钟 乔	
梦	107
[俄] 屠格涅夫	
明天	109
[英] 艾迪生	
梦中幻象	110
[智利] 米斯特拉尔	
女教师的祈祷	113
[美] 凯 勒	
给我三天视力	115
[美] 马丁·路德·金	

我梦想	126
-----	-----

第四辑 哲理的追寻

唐 弢

寻梦人	131
-----	-----

鲁 迅

影的告别	139
------	-----

王统照

云破月来	141
------	-----

何其芳

黄昏	143
----	-----

独语	145
----	-----

李广田

秋天	148
----	-----

柯 灵

浮尘	152
----	-----

丽 尼

黄昏之献	157
------	-----

靳 以

红烛	159
----	-----

毕基初

远方辑	161
-----	-----

庄瑞源

塔	166
---	-----

林 珊

向黎明飞去的——云雀	169
------------	-----

辛 代

红豆.....	171
亦 门	
星.....	174
曾敏之	
无灯小唱.....	176
田一文	
残梦.....	178
秦 敢	
回光.....	180
丽 砂	
铃（三章）.....	181
李励文	
自然的启示.....	184
艾 辰	
森林幻想曲.....	186
李 璞	
窗.....	188
（台湾）愚 庵	
心灵斗室手记.....	191
（台湾）许达熬	
墙.....	197
雨.....	200
〔日〕川端康成	
春天.....	203
〔法〕缪 塞	
完美是不存在的.....	204

王统照

寻求梦的寻求者

梦在到处寻求梦的寻求者。走遍了整个国度，他拖着疲惫的淡影，想靠近清泉照照他的风尘劳碌的面像。

泉流旺盛，可是看不见清澈的泉底，连水面的镜子也混浊得照不清一切物影。

因为清泉向外流，涌的是一股血色的液体。

梦不只失望而且大感惊奇！他叹息道：“世界真的变了？清泉怎会变成血源？”

“是你的看法变了，清泉还是清泉。”泉中的回声。

“我走遍了整个国度，找不到寻求我的主人？是从古来没有的奇异，难怪体的本质变成血流。”

泉声渐渐急冲着红波，讥笑的再说：

“所以，也是你自己的想法颠倒，颠倒了！时代不再等候，你空自追逐人间失去了的恍惚像望的痴愚，谁需要呢？又谁认识你的面目？不信，把你的寻求经过告诉出来。”

“我寻求老人，老人们说：梦早从他们的记忆里堕入泥土，他们也急于想早早往泥土里安歇身体，所以不需要我。”

“青年人呢？”

“青年人被四围狂热的火力烤得汗流气喘，而且灵魂也饿得附不住原是强壮的身体。他们正忙于与生命搏斗，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的存在。”

“妇女，妇女不多是梦游者么？你还能找到你的知心？”

“妇女要有分别：年纪老的，被历来教条把她紧缚得不能想到我，中年的为了生育尽职，为了欲念作种种安排，还有为了生活套上现实的枷锁，还有争取权能而要作高出庶民之上的女治者。法条、议论、酬对、衣装，成了她们每天最忙的功课，这与我一无相干。”

“少女呢？传说中最需要你的不是她们？”

“但是，我所遇到的少女都在急于做接近中年妇女的准备工作。譬如花，只作装饰，再引不起以前她们的真美感；月亮的银辉更不能引动她们的幽想。总之，由花、由月、……可以联引到我，她们都不需要，而且也无暇作如是想。她们把我丢在她们的镜子后了！”

“儿童呢？”

“儿童？走遍了这个国度我没见过一个儿童。”

这简劲的答复，使泉水暂时停住涌流的红波，喃喃的道：

“怎么？儿童会没有了？”

“据说，凡是儿童被这时代的饥饿者用种种‘善良’方法充作大家的食料了！——儿童纵在真实的寻求我，却从何处与我相遇？”梦说到这句，低得不易听见。

“只知你不会被人间需要，却不知人间，——就这个国度说，竟连儿童也不需要了！”泉水呜呜着。

渐渐，泉水的混浊恢复了它的澄清。

梦从可以照影的水镜里看见了自己风尘憔悴的而貌，然

后轻飘的投入泉流中，结束了寻求的志愿。

梦终于找到了归宿。

灯

我半夜从噩梦中惊醒，因为感到窒闷，便起来到廊上去呼吸寒夜的空气。

夜是漆黑的一片，在我的脚下仿佛横着一个沉睡的大海，但是渐渐地像浪花似的浮起来灰白色的马路。然后夜的黑色逐渐减淡。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屋，哪里是菜园，我终于分辨出来了。

在右边，傍山建筑的几号房屋里射出来几点灯光，是它们给我扫淡了黑暗的颜色。

我望着这些灯，灯光带着昏黄色，似乎还在寒气的袭击中微微颤抖。有一两次我以为灯会灭了，但是一转眼黄色的光又在前面亮起来，这些深夜还在燃着的灯，它们（似乎只有它们）默默地散布着一点点的光线和热，不仅对我，而且还对那些寒夜不能睡眠的人，和那些这时还在黑暗中摸索的行人，是的，那边不是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吗？谁从城里走回乡下来了？过了一会，一个黑影在我眼前晃动一下，影子走得极快，好像跑，又像溜，我了解这个人的急忙赶回家去的心情，那么，我想，在这个人的眼里，心上；前面那些

灯光会显得是更亮更热的罢？！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的。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大片的飞雪飘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皮鞋不时陷在积着水泥的土路上，风几次要把我摔倒在污泥里。我似乎走入了一个迷阵，永远找不到出口，看不见路的尽头，但是我始终挺起身子向前迈进，我不停脚步，因为我看见了一点豆大的灯光。灯光，不管是哪个人家的灯光，都可以给行人指路，甚至像我这样一个异乡人。

这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的生活中有过了好些大的变化。然而现在站在廊上望着山脚的灯光，那灯光和好些年前的灯光不是同样的么？我看不出一点分别！为什么？我现在不是安安静静站在自己的房间前面的廊上么？我并没有在雨中摸夜路，但是看见灯光，我却忽然感到安慰，得到鼓舞。未必是我的心在黑夜里徘徊，它被噩梦引入了迷阵到这时才找到归路？

我对自己的这个疑问不能够给一个确定的回答。但是我知道我的心渐渐的镇定了，呼吸也畅快了许多。我应该感谢这些我不知姓名的人家的灯光。

他们点灯不是为着我。在他们的梦寐中也不会现着我的影子，但是我的心仍还得到了益处。我爱这样的灯光。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一些寒夜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

孤寂的海上的灯塔挽救了许多船只的沉没，任何航行的船都可以得着那灯光的指引，哈里希岛上姊姊为着弟弟点在窗前的长夜孤灯，不能唤回那个航海远去的弟弟，但是不少

捕鱼归来的邻人都得到了它的帮助。

再回溯到远古的年代去：古希腊女教士希洛点燃的火炬点亮了每夜游水过海峡来的利安得尔的眼睛，虽然有一晚上暴风雨把火炬弄灭了，让那个勇敢的情人溺死在海中，但是熊熊的火光还隐约地亮在我们的眼前，似乎那火炬并没有跟着殉情的古美人沉在海底。

这些光亮都不是为我燃着的，可是像我这个渺小不足道的人也分到了它们的一点点的恩泽——一点热，一点光；光驱散了一个微小的心灵里的黑暗，热促成了微小心灵的发育。一个朋友说：“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自然也是如此。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飘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故事：他怀着满身难治的创伤，和必死之心，投到江南的一条河里，到了水中，他听见一声呼喊（“救人呵！”），看见一点灯光，模糊中他还听见一阵喧闹，随后便失去知觉。醒过来时他发见自己躺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桌上一盏油灯，眼前几个诚挚关切的脸，这人间毕竟还有温暖，他感激地想着，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态度，“绝望”没有了，“悲观”失掉了，他成了一个热爱生命的积极的人，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最近还见到这个朋友。那一点灯光居然鼓舞一个出门求死的人多活了这许多年，而且，他到现在还活得很健壮。我没有和他重谈起灯光的话。但是，我想，那一点灯光一定还在他的心灵中摇晃。

在这人间，灯光是不会灭的——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宽慰地微笑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桂林。